



规模生产，非法生产的溴代苯丙酮高达110余吨。就全球范围来看，制售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犯罪分子，往往打着“研究化学品”“植物性兴奋剂”“浴盐”等“合法兴奋剂”的幌子操作，有时候甚至游走在一些国家合法与非法的边缘。

化工产业，特别是药企，确实与如今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毒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小树枝”为例，其内含的AMB-FUBINACA成分，实则是一种合成大麻素，最初由某跨国制药企业研发，并享有专利——该药物曾有希望制成一种口服液，用来治疗艾滋病患者的厌食症以及癌症患者化疗之后的相关恶心和呕吐症状。然而，此后发现这一物质的成瘾性，由此在还没进入人体试验阶段时，即被该跨国公司放弃。未曾想，该药物的合成方法进入毒贩视野。更要命的是——此种原本可能治疗沉疴的猛药，可仿制难度并不高。这也给未来新精神活性物质管控增加不少麻烦。

毒性更足更要命

据近些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物滥用监测报告》显示，早在2005年开始，中国的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滥用比例开始持续下降，冰毒等合成毒品滥用量开始上升。如今，第三代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亦趋突出。

随着全球打击贩毒力度的加大，毒贩为逃避执法打击，对已经列管的第一代毒品、第二代毒品亦即冰毒等合成毒品进行化学结构的修饰改造，也能得到一些新精神活性物

质。这类物质有着与第一代、第二代毒品类似的功效，可令人产生与吸食海洛因等类似的快感，加之更强的兴奋、致幻或麻醉作用。2012年，美国警方在迈阿密曾经击毙过一个疯狂的男子，此人当时袭击了一个流浪者，并啃食其面部。事后证明其服用了甲卡西酮。今年以来，英国发生多起对街头行人的无差别攻击，事后发现攻击者大多吸食一种新型毒品“香料”。前不久，英国网络上曾流传过一个视频——一群囚犯叫嚣：“吃下去，吃下去……”中间围着的一名囚犯在试图吃一个“人屎三明治”，因为吃了可以得到“香料”。周围的犯人哈哈大笑。也有人曾在毒瘾发作时，突然挖出自己的眼睛。

与普通药物滥用相比，新精神活性物质对人的精神产生刺激、抑制或迷幻的活性效应强于传统毒品，导致反复使用的心理依赖而成瘾，过量使用会引发精神错乱、大脑损伤甚至死亡。花镇东称，第三代毒品，亦即化学合成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在贩毒运毒的过程中，可以更隐蔽。毒贩为了逃避打击，可以将之混在饼干、烟丝、香草、饮料中运送。有的毒品可以以液体的方式进行包装运送，精美的一瓶一罐里，可以包含多种第二代、第三代毒品。这些混合液体中，各种毒品的含量不等——有的含量很高，有的含量很

小，但混合在一起，危险系数很高。

“我吸毒是因为错误的认知。在青春叛逆期，我觉得如果别人都在玩摇头丸，我自己不玩，就会和他们都很不搭，就不能够融入到这个群体里。后来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毒品。”戴某如此说。在“毒圈”，一旦有新品发布，混搭毒品流行开来，想要戒断，更为艰难。

“涉毒罪犯患肝炎的发病率极高，就医诉求极强，心理状况极差，普遍因吸毒发生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监狱对他们组织定期肝功能和肝部B超检查，通过医疗监测对病情进行早期干预。在药品管理中，比如止痛药和咳嗽药里含有吗啡，对于含能导致兴奋的药品，我们会用同性质的药品替代，避免他们对药物的滥用造成药品依赖。他们因吸毒产生的精神和心理问题，我们邀请市精卫中心来监狱进行治疗，并指导服用抗抑郁的药品来进行干预。”南汇监狱卫生所副科长李东红告诉记者。

一些新型毒品对人体的心脏、肺部、神经系统、生殖系统都会造成危害。因为吸毒，戴某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并有自杀行为，还有妇科方面的毛病，后来越发严重，切除了卵巢，导致不能生育。因为吸毒，她精神恍惚，在上班的途中发生车祸，造成腿部的骨折。对于她来说，能够在2013年进监狱服刑，堪称捡

一旦发现“具有立即危险”的特定物质，就应该迅速认定其为毒品，而不等漫长的进入一些名录的过程。